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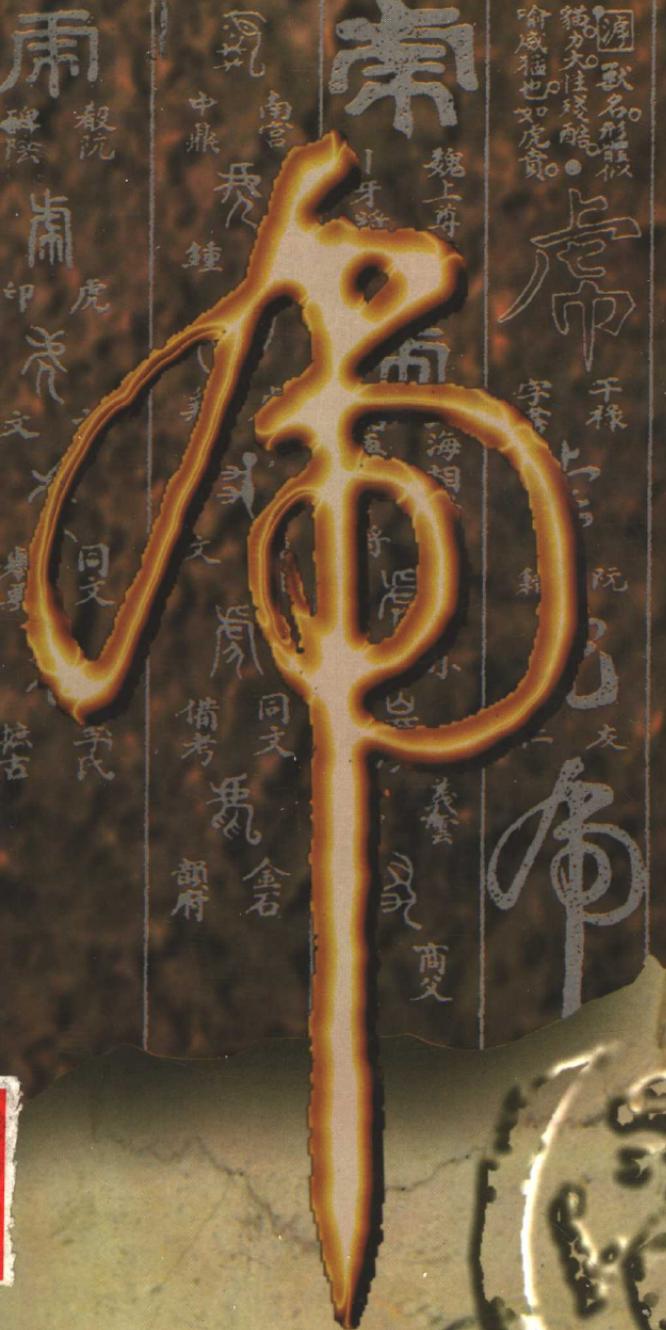
76

10200

10200-AZ50-37-
0076

汪玲 瑾 著

中国虎文化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中国虎文化研究

汪玢玲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长春

(吉) 新登字 12 号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中国虎文化研究

ZHONGGUO HU-WENHUA YANJIU

汪玲 著

责任编辑：吴东范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伊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12 插页：4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 印数：0 001 — 1 000 册

ISBN 7 - 5602 - 2294 - 3/I · 114 定价：18.00 元



汪玢玲 1924年生，汉族，辽宁省北镇县人。早年就读于东北大学，1955年北京师大民间文学研究生班毕业。知名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家。现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电大兼职教授。著有《蒲松龄与民间文学》，编著《民间文学概论》，主编《中国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中国民俗文化大观》、《吉林省志·民俗志》、《长春市志·民俗方言志》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较有影响者为《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东西方早期维那斯比较研究》及“关东三宝”人参文化等系列论述。主要论著多为获奖作品。

玲瓏屬書

雨

寅年正月
余雲生



十二年嘗登古先時
紀東更駭然但願身
數席不空之少哉大
生

戊寅歲序孫於故鄉
著序於丁丑歲年



《虎》 刘继卣绘



《秋水长天》 冯大中绘



《东北虎》 王福春摄

写作缘起（代序）

十二生肖虎占先，时逢纪末更骁然。^①
但愿虎年获虎子，虎虎生成威大有年。

—

十二年前（公元一九八六年）为丙寅年，按我国十二生肖排列，正是虎王当令。是年，我的恩师、年逾八十高龄的川籍香港著名书画家余雪曼教授，为迎接虎年，取其“勇猛精进”之意，写了盈丈的“虎”字，向国人祝福。并作“八虎图”，以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种书体，写“虎”字一帧，以示“虎虎生威”。各报竞相刊载，一时传为盛事。

当时我正执教于东北师大中文系，讲授民俗学课，组织民俗学会，并主编《白山黑水》民俗小报，欲借虎年以弘扬祖国文化。乃通过川籍校友、成都大学谢宇衡教授得悉余师之香港铜锣湾雪曼艺文院地址，大胆向他求字。不过两周，余师于百忙中慨然书一缩写的盈尺“虎”字，支持我办刊物，并寄来“八虎图”及他与盈丈“虎”字的照片。当余师得到我的得奖论文时，他甚为欣喜，又寄来一信，并送我一幅他亲笔临摹的王羲之“快雪时晴

^① “占先”，言其雄威健美，应列首位。彝族虎历即以虎年为十二生肖之首，发人深省。

帖”。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便着手写“虎文化”的篇章。后来虽因经费无着，《白山黑水》停刊，可我的“虎文化研究”却坚持下来。这自然由于虎是世界上最美丽雄健的兽王，其山神、祖神、保护神的文化祖师的地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巨大魅力，吸引着我，并且它与龙文化互为纽带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很能代表我们的民族文化气质；更由于余师一字之赐，一言之粹（“勇猛精进”），奠定了我写此书的指导思想。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要在下一个虎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用“虎”书回报恩师，作为先生九十寿辰的献礼。谁知待这个千载一时的大喜日子来临之际，先生却已飘然逝去，离却人间……

回想前十年，先生是相当健旺的，自言年过八旬，尚能登高山，晨练至少一小时，每日作书，仍很忙碌。一九九〇年或一九九一年春节，先生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书法家笔会时，身着大红毛衣，第一个登场，挥洒作书。他精神奕奕，白发粲然，长身玉立，出现在新春屏幕时，看去只有五六十岁的样子，全无老态，一片爱国之心，跃然出现在国人面前，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尔后，每年我去吉林大学给年届九十高龄的业师金景芳先生拜年时，金老必谈余雪曼先生，说他还是早年那种四川才子的风度，全不见老，可活百岁。

金先生和余先生都是我在东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那正是四十年代抗战中期，东北大学流亡到四川三台办学的艰苦年代，造诣洪深的教授们都在菜油灯下辛苦备课，把常年积累的知识教给青年，鼓励我们这些流亡学生在复国之日好自用之。记得那时余先生教我们“楚辞”。余先生夫人吴练青教授也是著名书法家，教“诸子概论”。金先生当年教我们“先秦史”，他现已九十六岁，是吉林大学博士导师，全国著名《易经》研究专家和孔学大师。金先生和余先生虽研究学科不同，风格各异，但两人友谊甚厚。余先生从我的信中得悉金先生在吉大任教，特意给他写来

一幅寿画，横书“健康长寿”四字；金先生得之，十分珍惜，一直高悬壁上。真是字寿争辉，很见得两位先生才高、德高、寿高的三高德业和世纪的友谊。

金老说：“余雪曼先生的字，可真是‘一字千金’，价值连城，不好求他的。这都是他自己主动寄来的。”他还拿给我看余先生给他寄来的两大本精装《余雪曼诗文书画选集》和《余雪曼书画合集》。拜读之下，实不忍释手。金老感叹地说：“余先生如今是国际著名书画家，和国内外名家打交道日不暇接，还能想起我们这些半个世纪以前的老朋友老学生来，真太难得了。这是他不忘当年东北流亡师生在四川和他结下的国难中的深情厚谊啊！”我也有同感，默然久之。此后虽余师一字一信，必珍存之，以不忘恩师之鞭策。

余雪曼先生幼时家贫，六岁学书，八岁作画。他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任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南洋大学教授、系主任，在香港创办雪曼艺文院。先生诗文书画并授，数十年如一日，苦学苦练，善教博授，勇于创新。先生手写中国三千年百体书法，学王羲之最勤；尤长于瘦金书，点如菊，横竖如竹竿，撇捺似兰叶，瘦劲飘逸，虽字亦画。因爱莲花，更字莲裔，创莲体书法，善画莲花。令人惊奇的是，先生能双手并挥，左右对称，堪称绝技。先生曾在四川、香港、日本、美国、南洋诸地，多次举行画展，从学者满天下，被日本著名书法家赞为“前无古人”！

曾几何时，先生掷笔仙去已整整五年了。遥望南天，哀悼之余，谨以此书献给香港回归祖国龙腾虎跃的年代；献给香港“虎虎有生气”的六百万爱国同胞；也以此书纪念我的恩师、著名书画家余雪曼先生和他的夫人吴练青老师。愿他们在天之灵，回归祖国，永远安息；精书绝画，遗世永辉，如山之常青，水之长流！

更以此书为我的另两位寿逾九旬而仍在培养博士生的业师、为本书题写书名的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和著名儒学大师金景

芳先生祝寿；没有他们的教导和鼓励，我是难以作这样有价值的
文化专题研究并写出此书的。盛世人杰，百岁师，亦百世师也！

二

我本该在确定“虎文化”选题之后，马上动手写书，走在时间的前面，方不致有迟误之憾。但是在我离休之后，一连串社会工作便接踵而来：先是被省、市有关部门请去编省、市《民俗志》。继之，又被东北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吴枫教授拉去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同时又为中央电视大学聘去做兼职教授，并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科书……如此一晃就是几年，我的“虎文化”仍只是一堆材料，而不成文章。我心急如焚，恨不得时光倒流，拉长和戊寅年的距离。况且虎大王作为山神爷，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世系和雄厚的文化资本了，越究越深，越察越广，头绪纷繁，不但难于下笔，也难于止笔。因为虎文化不是一时一地的孤立现象，它和龙图腾一脉相连，直可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考古时代，又涉及目前虎家族濒临灭绝的危亡阶段。就文化源流来说，既有远古虎图腾崇拜的渊源，也有崇虎、祠虎、搏虎、德虎、颂虎、画虎、书虎的传统，涉及宗教、民俗、文化、生物、艺文的各个领域。就传播区域来说，凡产虎之地或有虎之乡，无论由东北到中原，由西北到西南，还是由西伯利亚到北美洲，无不与这个自古以来就出产猛虎，地大物博，文化久远，形成虎文化深厚积层的英雄民族——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息息相关。虎既是有特种经济价值的动物，也是意识形态中久已形成的圣兽，它的一举一动，一咆一哮，都有象征意义。要理清这样一个虎文化史的脉络，写出虎文化的丰富内涵，非博览群书、积学宏裁不为功。

我原是后悔做了许多民俗学以外的工作，浪费了时间。可我回头一检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亏我绕了几年大弯子，去

编《古文献辞典》，去编《地方志》，是这些“离了谱”的工作，使我大开眼界，浏览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和地方文献。从数千种书目提要、各种虎传奇专书、类书、历史、文人笔记和地方志中掌握了大量虎俗资料，这比就事论事，单项猎奇更富有底蕴。此时再一次从实践中认识到我以往给研究生规定的八字方针“敏求（包括田野调查）、博览、深思、勤撰”的合理性。只有在这前两项（敏求、博览）基础上，才可能有深思的余地，并继而有东西可写。撰必勤而后有所得，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从大量神虎、义虎传说中，我得知虎被崇敬的威猛之外仁厚的一面。为什么人民信奉老虎为保护神呢？因为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生命和生活太无保障了，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天灾人祸，他们太需要有虎势权威的保护神借以伸张正义了，不由得不寄希望于这种超绝的灵兽。

然而，现实中的自然虎是一种实有的珍稀动物，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写虎文化必须充分了解虎的生态和习性，作生物学的研究。我没有野外调查的条件，只好天天跑位于长春市区东南的动植物公园（俗称“老虎公园”），对虎作“实地”调查，找生物学中的虎资料来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写了“虎的生态”一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饲虎者的帮助，我不但获得大量资料，还得有拥抱幼虎的机会。那大猫似的虎足虎爪趴到我的膝盖上，当那虎头虎脑上的毛绒绒的斑毛贴融到我的面颊时，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美好感受，甚至有一种幸福感，仿佛写虎过程中的种种辛劳和苦楚一下子得到了补偿。但随之又为虎的命运产生了某些忧思，于是成七律一首：

大千灵物莽森森，十载文渊虎迹寻。
昂首阔步神威壮，黄质黑章王字深。
无情惩恶施仁义，并重恩威震百禽。

小苑争能容腾跃，抱维难觅旧山林。

我想，应该把它作为本书的另一首序诗吧，它是我十年写虎的切身体会和对虎的真实感情的流露。

老虎油然而入诗，在我还有两次。一次是我于去岁末觅虎典时，读到李白《别东林寺僧》，其中涉及“虎溪三笑”，于是得了《岁末撰虎》一诗：

岁末凭窗写虎溪，东林虎啸高人栖。
梦中潇洒南游去，欲访诗仙问雪泥。

按：东林、西林二寺，在庐山南坡，水深石怪，古迹甚多，为晋时名僧慧远、慧永法师修行之地。慧远法师居东林，其处流泉匝寺，下入于溪。送客过此辄闻虎鸣，因名虎溪。后慧远送客未尝过溪。独陶渊明、陆静修至，论道契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世传为“三笑图”。故李白有诗云：“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写此典时，追慕前仙，悟得此诗，同时也感叹虎之一吼一跃给人类思维平添了多少性灵！

另一次是，前年我回故乡北镇（属辽宁省），游医巫闾山归来，在山下北镇庙（原为乾隆行宫，今为旅游胜地）买了两只布老虎。——我的故乡一向崇拜老虎为山神，当地既有虎峰、虎洞，也爱玩布老虎。民间妇女手制布老虎，黄质黑章（黑条纹的黄布做成），血盆大口，虎态可掬，招人喜欢。归程，我在火车上抱着两只枕头大的老虎，引起众多旅客的注意，投以羡慕的眼光。有的前来动问：“在哪儿买的？”“多少钱一只？”更有位老太太要从我手里“匀”一个给她的孙子做镇宅虎！车上人多，我被挤在车箱门口，身无立锥之地，又抱着两只大老虎，挤来挤去很不雅观。便急中生智，索性把一只老虎往地上一放，骑在它的身上。这样一

来，火车疾驰，也正像老虎奔跑一样，于是有一种奇异的灵感突然袭来，得《车中四绝句》：

旅中拾句倍精神，常伴老虎守车门。
禅思未改山林性，奔腾无处不斯文！

不知是什么“一点灵犀”，使我从传说中虎的神性想到思归山林的野性，由虎斑的斯文想到我笔下的斯文，朦胧间感受到文运和虎运融而为一了。它使我刹那间忘记了年龄、时间、地点、条件，我想到：这些园中虎怎样再归山林啊？！

这不正是虎文化史所要探究的目前阶段的实质性问题吗？

三

广义的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精神的物化产品。人们所赋予自然的各种意象，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简言之，“文化”即人类用智慧“创造的”那部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人是大自然的主宰，动物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旅伴，并共同创造着文化史。而其中的虎文化史是和人类文明伴生的，中国的虎文化很能代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风驰电掣、勇猛精进的精神。

早在一百多万年以前，虎和鹿、熊作为地球上第一批来客，几乎和人类同时或早于人类，就定居在东北亚大陆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白山黑水间，是它们的故乡。西伯利亚三十万年前才出现有人类。在此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虎族与其他动物与人类祖先同时漫游在荒山野林之中，在酷寒险恶的环境，茫茫林海雪原之中，生就了老虎一身斑斓耀眼的皮毛和雄视一切的威风。人类自古与群兽共居，打猎为生，与虎竞争着生存的权利。

在长达千万年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与虎族组成对立而依存的关系。它是一个巨大稳定的循环网络，沿着生存竞争的规律，各司其职，生生不息。当人们发现披着一身漂亮的皮毛，黄质黑章，龙骧虎步的老虎向人类走来的时候，山民辟易，百兽震恐。人们既恐惧它又艳羡它，于是奉之以为神。模拟它的形态，仿效其震撼山林的吼声，创造了“虎”字。“虎”字是象形，也是拟声。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虎”字，都是虎头的简化、象形或虎皮的摹写。“虎”字的读音也是虎吼的拟声。各族先民因虎的勇猛神异，奉之为图腾，尊之为山神、圣兽、百兽之王。近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墓葬中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与中华第一虎蚌制模型，至今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了。早在三千年前的《周书》已记载周武王猎虎，并把虎看作山猫的同类，即已触及“虎属于猫科动物”的今日生物学上的科学分类的内涵了。同时也提到了祀猫以其能捕鼠，祀虎以其逮野猪，虎被认为是有利于人类生产的文化神了。

其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虎皮虎牙象征虎威，在军事、政治、宗教、文学上的渲染，虎骨虎眼在医学上的应用，自秦汉以来，就已形成。特别是宗教中的虎崇拜，民间祠虎，以虎为吉祥物的各种习俗，打虎英雄，义虎传奇，俯拾皆是。凡此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虎虎有生气”的民族，是可以以虎文化的独特、悠久和丰富而自豪的。

但是，因为人类的文明发展侵凌了虎的生态环境，山林被开发了，荒野被耕种了，虎无栖所；现代化的杀生武器代替了往古先民的简易弓矢，更严重地威胁着虎族生命。据载，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境内有两万只虎，现在连百只野生虎都找不到了。虎有八个亚种，都产生在亚洲。有四个亚种已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只剩下东北虎、华南虎、南亚虎和印度虎了。虎族已面临灭绝的危机。如何拯救老虎的命运，已迫在眉睫；同样，抢救虎文化也是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人类不能只是征服自然，更主要的是如何适应自然。向自然索取固然重要，同时也要给予自然，养护自然，美化自然，建造自然，使整个自然界生机勃发。不能想象，只剩下人类自己，世界将是何等荒凉，文化将是何等苍白。虎和虎文化史对中华民族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起过重要作用，它是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使人们保护虎族延续的根本动力。没有一个完整的民族文化知识的储备和文化素养，对我们具有近万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人民，是一件极大的憾事，至少是一种严重的缺欠。简言之，没有一定的虎文化知识和理论上的认识，就连对珍稀动物——虎种的保护意识也很难建立起来，它缺乏心理传承机制。所以，近年来随着文化寻根热潮的兴起，学术界对龙虎文化的研究，成果累累。西北羌族、西南彝族、中原广大汉族，乃至美洲玛雅文化和印第安人中的虎文化都有人研究。而我国东北作为虎族故乡的虎文化却很少有人作专门研究，不能不使人感到东西文化交接的缺憾。

四

考古发现，早在十五万年以前，就有一支北京人向东北移动，来到今辽宁省喀左地区，带来所谓“鸽子洞文化”。人数最多的一批中原来客，约在距今一万到四万年前即已来到白山黑水之间。并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也有人冒着风寒继续向东北发展，经西伯利亚通过阿拉斯加半岛，直接到达北美洲。据地质考古和民族学、人类学资料，万年以前，白令海峡两岸当是相接的，漫游的原始人群和原始猛兽都曾经自由地由亚洲进入美洲新大陆。清代最早的东北地方志《鸡林旧闻录》中就记载着日本坂本氏曾作过专门研究，认为满洲（东北）所产之虎，形态与北美落基山之虎无异。这说明古昔之时，亚美两洲是相通的。中外专家一致肯定：“古印